

虞初新志
終

虞初新志

終

PDG

虞初新志卷二十

小娜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

湖山來輯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 价 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闕、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尋、不知寒、餓、不梳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燐外、呦呦鬼舌、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利者耶、燃火跡之、声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罾、風入窠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噪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

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
之衣紛然而墜。但無声息。遽以灯照。乃老蒼頭。浣
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寔相。皆是人
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惧心。余嘗爲牧猪奴。戲以
誑集。謝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杖斜遊。每遇名
姝。無乞介人纜頭者。或反以素金俟助膏火。二者
皆有利焉。宜其沸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
聞。正當一啜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爲。
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恟悅
悲惶。淚霰霰兩下。余則廓落寡笑。猶鼓吾也。甲申

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
庭、口呼大符、含辛以爲淚、余惟順、偪幾不欲生、平
日淚不輕揮、諳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
心抽割、惟此一慟、余辭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逝芹
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訖、壺以
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
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
殯、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
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
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

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者不
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

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

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

契、莫非後人、卒不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

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

聞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

兵、令補令陳寶臣大埔令粵西者死、疾、王非、

嶧者死、望、與不能、帥河北者死、顛、連、遊、羣、沉、元、

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仕充

仕若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驅落
兖州通判項萃女武康令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沉
吳之遠平適合米兼而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
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
困踏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
以草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
之者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梁間有奇厄冥冥
之中默爲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
忽崩檣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開
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

成灰燼。歸而典衣質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
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
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賊。眩竊殆盡。於三四
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
入我室。枵然烏有也。見凡上書。相之以去。因憶往
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
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
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
民舍。口呼縛僑冠者。破我閩。而入勦掠靡遺。余幾
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鬼莊。羣盜截

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軒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巘。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眾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一人。眾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

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眾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迫老而視不加耗，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兩欵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茨齋繼畧，以致損明。此言近証，殆由天分。

宋學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職、寃矣。余黜於目、而
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
四足者無羽翼、子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
目睚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
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
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深紂之長
巨姣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
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若劫。至如登
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
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齒然落、其二時逞舌鋒

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
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
其爲衰憊。亦可知也。余在蓉江。愛異人術。能鍊臂
爲鐵。聽力士。乞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
數擊。而彼拳瘦滿。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
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婁人也。伊璜宴
客湖心亭。客斃破舟。索酒。伊璜粒與同飲。酌
畢。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
間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
可掛累。客感酒食之志。陰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

術耳。客以宴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生也。可晒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裔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士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鳩之外。目迷陰暄耳。聾怒濤。始而驚。旣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塾。弓

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
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
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
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任、
常食不能噉、大嚮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
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蔥、有同嗜焉。歸
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闕酒室、
垂首蓋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
於牀、鼻之側長而借稱、大戶常時、列宴眾客、支離
狂花病葉、獨浦國朱掄生、琴旗對壘、終夕不言散。

時有朱雞、疏、汪天亮之目。主人悅，間亦取樽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湖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領二壺無膿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茗芋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啟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哺而復。三公者相對，噉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施癡，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眾，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酌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

而坐傲然獨酌已而典發拉客中之象者並酌毋
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
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
之野廟神幔之前造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
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鑑杓而洞於茶理
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
碗之興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楚之後勁
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
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
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

老僮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之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芟。姬文之昌歎，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柰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沓，卽至褻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

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夔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圍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牛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負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支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廳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閭。

室幽暖。頓悶欲絕。又愛舟行之樂。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岩。往有會心處。塔雨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痕。休氣衆暢。卽洹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病。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体愈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厲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温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梁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体有不適。欲

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柰何於腹中演戲法。不。听
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
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
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
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
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
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
卽燕趙歌姬。充列角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人
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詞吐。余命之入
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節。

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姿。友人俱謂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膺齊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任泉下。人彼長余四齒，竟以啖牛載淫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益重，衾臥熾日中，任織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頰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高精爲主，世之愚儉，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蝮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

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哉。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沖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監漵汎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薙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稚相翫。擲弄觴。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捷。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鐘齒落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湄。岳麓。簫子惜余筋力。柅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即看。

有酒卽飲、有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釀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榭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邢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碎澆衣、和分棗栗與之、各贖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一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許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崑二兄

讀詩易園後爲賈大中丞。宮修省志別去。越三年
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畱與岬
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
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士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
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羅
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耆牧表。余驅
車入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爲歸焉。
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晤如戚屬。水行則戒撈人
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
與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適余之所爲介也。

余彈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
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志字有訛舛悉
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嘘吸海內名公
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璧阮
溥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
見父猜蘭操相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
咏嵇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今
相如鼓琴相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禍衡搗漁陽
鼓君陽出而歌冠短袖爲之提撥其間左顧右盼
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云委雪飛一

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尙。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亂仙。尤極靈響。卽非真仙。當土才鬼。已列應試。失利。情懷悒悒。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噫。凡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

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益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恙，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于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榜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沐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

可

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賦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偃俛于靡所，騁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休胖，胖音爲件。余入語之曰：先生設矣，將滿宮切當。

讀如盤、館、師。曰：閣下精於翻切乎？願受指教。曰：教
以上字可。下韻牒中間過脈如經墜丁顛諸訣。一
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室之中
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
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
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
敢察衣箱。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
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
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交綺。見餽。余
拜受之。得以卽時就道。余於字學。童而習之。音義

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一氏皆視世人爲蠢俗。故一以冲舉歎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嘉惜。人之闕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立。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籠守丹籙。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皇。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

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染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闔密慎。見一人垂首囊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爲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訛愿而去。忽而桐喝邏索。眾皆驚竄。

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眾神叩頭哀
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
竹聲。喜小兒娉娘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
羣鴉聲。惡騷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
聲。惡男子呶呶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
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
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熟熟媚人色。
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
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
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畔牢。

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偏。仄。動。與。世。對。
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
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
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室。中。忽。盈。忽。
虛。若。與。陶。家。翁。無。異。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
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賅。袒。
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
情。奪。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
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齒。已。然。矣。傾。余。行。
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蠟。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恋。

清寒吾輩人。余曾坐真。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
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
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八日牀頭。呵
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
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
所得當道之贖。悉置三代尊彝。真贖各半。索負抵
舍。家人意其貲重。啟視之。确确然。皆卮中物也。
余謗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
亦垂手。豈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
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狗。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

論。獨。爲。人。奴。卒。吹。蠟。以。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
曰。事。有。進。若。不。知。有。狴。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
。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
。遷。厲。刑。居。鞠。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
。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
。請。鯨。首。別。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
。爲。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
。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蹠。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
。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
。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

囚於羨里司馬魑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遇
堯舜拘於匡聞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
是盜蹠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
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伸於生
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
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
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
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甫索謝
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困以監車恐未
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合膠月

兩謂三。余襲冠一軍。追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
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
雪霸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衡齋。文必函閱。
必戒諸少雋者。太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
元。及報罷。仰天嗟惜。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
旭翰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腐
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
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
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
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

生天下而羣。僉乃欲報之。以彼忍乎哉。此一知己。
河陽薛行屋先生。人之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
千秋業。余斷梗。又折無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
行以交誼。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
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
正一書。筌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鳩桑而
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君
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三霧中。潛壺許
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
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泮校王

翩翩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
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
知己。有授偽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
事且露。生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
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
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利我以刃。而官稱爲大
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
葬於崆峒山。塚已崩。隨幾出狸首。賴人無過而問
焉者。余詔禹州史太守。張良洞。崩黃石塚。聶政墓。
惻婦嬰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

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
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
余親爲搨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
夢陽之墓。云。間彭燕文。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
老孝廉。投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
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汝署。
余從屏後。視之。見其內衷紅襖。心爲竊駭。御史甚
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文漸忘分
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苟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
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

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歛跡疊七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懇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德。燕文得從，請謹以歸。余初不令燕文知也。余方羣州，嘗夢一大織綢婦好，自稱金縷杏人，以絲沉筆一支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信，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述。

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請夢作文、有朱
衣人裂而擲之地、余赦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
費喻、壞耶、今後但爲蹄泮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
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聲牙棘齒
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復爲開疆鑿嶺之文、
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檠戟森戾
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
獨詣、其爲砒毒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
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
金闈、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鳳人、下逮三唐、吟老

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助文。若科目可旦暮擢
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
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闇
汝。獲之且余命多蹇。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
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拘也。人禍天
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
歲戊午。薛黃門南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
詞薦余。上劄啟謝曰。佞夙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
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
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染冠裳。豈其濛汜餘年。

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清。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
可回也。圖辭而後已。刑部侍郎劉公結三十年中
州縉紳。近爲尚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來江之
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請
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晚對。題曰敬亭。志
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
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蠅。久甘矇伏。豈可
以不詳名字上乎。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
此公老鈍。命與待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收。
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詡爲奇遇。夔屈

鼠拱感涕以沒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挽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蕪之未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同集自少至者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滄落故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瘁休釀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蔡明投人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雷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

河湯妓小紅見性熬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

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鬼不辭曰我善酒爾

善詩爾成詩我盡一觥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

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鬼微有醺態余乃一連

登咏紅不能支踞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

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

先生過膠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

侍講心慙呼其媼盡傾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

朵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

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

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讀捐金與何。爰落籍爲是。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讀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白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大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

其哀、余信爲揚、匪文鬼、大言誦、余自曰、秋、嘯、詩曰、
三介、勸、觀、逢、選、卒、七、義、光、世、燭、主、翁、其、聲、之、滅、有、
顧、香、王、首、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矜、而、死、余、爲、立、
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頓、解、已、
酉、客、上、簪、僧、伽、會、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
痛、哭、至、於、失、声、余、驚、問、之、彼、亦、負、奇、能、傑、而、不、得、
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
女、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
其、四、周、少、司、農、堞、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
拷、訊、終、無、賅、證、時、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

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一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
戍行人

升還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
藁南歸道經雪苑畱宿朱公牧仲家余適邂逅朱
出

上賜先相國古書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
宴余日始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譚
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中禱盡
歡主人劝且飲諸公日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

身入能藏爭看室物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老竟
闕達且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章懷沈雲
門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
不容置妾媵秘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
八齡矣托爲里人免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
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訣得
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言爲旨麟之宴新明製錦
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玉美一爲給諫
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際亨一爲大總戎魯
璧山一爲饒慶太守彭恬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

次

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毫、悉副其詩、無一雷同、門
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夫
中丞邀飲開府、談苑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
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
階前、諸同事並啓分覲、中丞笑曰、請諸君各草一
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
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畫、破頃
而稿畢、中丞合余口誦、余肯辭、明留鐘、憂中丞爲
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撤筆、長嘯自去、已作、余進
揖謝、賜督軍校四人、檐酒於前、余捧之徐步而出

可爲太快者此其七。喜見館孩村癩，妄爲詩文多
有口自吟誦，拱手點頭自鳴，真得意者，名稱知痛
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
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待十如意，則求余所爲
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
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微辭，崔實之名諛，因諛以
高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諱思，韓愈之釋言，憑言
以據志，揚雄之解朝，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
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
柰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曰

冉父爲犂牛、斥犂予爲朽木、親仲由之好勇、叔暴
虎以未規、聞言優之、絃歌擊刺、難以志喜、遊戲之
語、雖聖人有所不發、而況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
方言、作儂拙四卷、聚雜時、作火山客語十五卷、廣
禮喜一卷、會有感唱、作鼠賦五卷、身游最久、作中
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
朋半筋、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又卷、辨春秋
一卷、三儂貧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敦踵
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
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

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以覆醬飯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僕。而合嗣往康。曾通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尙未思讀。不知何日乃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懷 滄心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妾媵。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客。靡不挾彈吹簫。經過剡棹。每聞楚宴。則傳叶。喚籍。羅綺。芬

芳行酒斜簾，露覺送客。酒闌襖罷，墮珥遺簪，更慾
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
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
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獨覓吹容，雙
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鬢
翠梳掠，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終肉競陳。在情
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執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
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
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見有客稱客曰姐夫。

署

客稱假母曰外嫂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罷。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氈氈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篋掬筆。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顯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長板橋在院墻外。數十步。曠遠芊絲。水烟凝碧。迴光鬻。昨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且其前。秦淮朱雀。

好。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激滌塵襟。每當夜涼。人
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管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
徒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鈔曲。萬
籟皆寂。遊魚出聽。洞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
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
指曰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姓。首者爲勝。薄暮
須臾。燈船畢集。火龍鯨鯨。光耀天地。揚地擊鼓。謝
頓。淚心自爽。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
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申。

有云。盜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
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復春紅十丈
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
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窰。通
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城雪宮開。皆實錄也。嗟
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
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
強而後可。歌喉弱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
辨頭助採。幾於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飛

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牛唇，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声
唱賣，遍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禁
胸，紛紜笑語，頰之烏雲，掩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
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
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幮文榭，與佛手木瓜
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鄰澤，所謂王者之
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較柬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撲素
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

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
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服用之故假母雖年高
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衫之大小隨時
變易見者謂之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
其闊達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
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
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鳴冤愛鈔者蓋爲
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貞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

逢秋風。柱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
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
奏。迴舟之一水。皆杏或邊。旬日之歡。或設百年之
約。有桃架下。戲擲金錢。功藥欄邊。聞拋玉馬。此平
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追夫士也。色荒女兮。情
倦。忽衰散。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听者之
恒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樽俎。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鬢。名酒佳茶。錫糖小
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
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

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
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

烟往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燈

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

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雪曉勇二

情別窗歎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

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

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

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蘆響吞了南巡法曲誰人

問頭曰周郎掩淚聽

紹興周禹錫
嘉頤老琵琶

舊曲新詩壓教

坊縷衣垂白。憇湖湘。問問集教孫女。身是前朝

鄭安娘。

與文英小名安娘。新列朝詩選開集詩中。

新城王阮亭秦淮雜

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淚沾

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香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

刺可流。至今風俗尚。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

拋殘作笛細。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

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滔翁之解

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

不能不畫壁也。以上紀雅游

八瑣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
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
沉水。送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閱看之可也。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
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
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
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
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
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
世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縹

一池春水，于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日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疏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掛塲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託扮玉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射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賦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

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皎，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
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為，甚歡。欲
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
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
年乃亡，任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
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間琴歌聲，則勃
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旣含，睇兮又宜
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
鼓琴，清歌，畧涉文墨，交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

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擗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
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
竿晨夕洗搨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
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
侍硯席磨倫，膳蒸餠，供茗菓，宴則合樂，酒宴盡
歡而散。然賈主矜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冠訂江北，
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
娘愈自閉匿，博善病，不殺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
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
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

十貞美之卽。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
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
淫蕩險者流。如夏姬河閭婦也。若兒心之所好。雖
相若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
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
襟。余歛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
媚姐。十三。纔有餘白。替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
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嘗
爲汝媒。歲壬午。人執。鬻媚。日以金錢投壞卜。余中
否。及擄。墜落第。余乃墮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

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藜柱園。適一姬曰姓李，余披嶂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澤水陸，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疏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剡船。

葛嫩字蕙芳，余與相城孫克威交最善，克威名臨負文武才器，倚馬下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

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
先妮。珠市妓。壬月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
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
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藉。面
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
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
之。閉居江上之棧。移家雲間。道入閩。授監中丞。
楊文繼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
從。舌碎。舍血。嚙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
死。天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破殺中丞父子。

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鬢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影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耀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挑葉問。後歸新安吳天行。天

行鉅富。贖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眾。疲
於奔命。大娘鬻。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
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
金珠銀貝。納篋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
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
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染教女妓數人。歌
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園園。仍以教女。姓
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情。語念
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
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

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情
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
滿襟涼。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
以贈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噴。哀動鄰壁。
顧姬字眉生。又名眉。甚妍雅。風度超羣。鬢髮如
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
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
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推列几案。瑤琴錦瑟。
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簾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
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俊

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
獎而尤豔願家廚食品差擬餽公李木尉以故設
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
迨浙來一儉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
誤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屏酒器意在
速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
本非風流住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駕彩鳳之區
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詭楚之計作擗蘭折玉
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儉父之
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儉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

德余於桐披方瞿庵堂中願登塲演劇爲余壽從此摧躓息機矣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麗尙書雄豪益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肩娘佐之溢蠶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筒書欸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上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

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
浙監司任逕適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
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其
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
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
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
奇行于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媚妍七八
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
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賤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

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貧居以櫛，隨如臯肩，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

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
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
馬累儂夫備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敝樓盡室
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淖拋御高家兵馬在揚州
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
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卜賚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王京道人知書
工小楷善書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
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琴几地無纖塵
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過佳賓則龍諳問作談詞如

雲一座傾倒尋歸秦准通亂復遊吳門吳掬村學
士作聽女道士十玉京彈琴歌贈之巾所云昨夜
城頭吹簫築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面
樂營門外慮家泣私更救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
渚般剪就黃絲貪入道攜來綠綺詠嬋娟者正此
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聞有所主待見柔柔承
奉瓊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
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
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
繡飾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

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姝曰敏。履而曰如玉。肋風情綽約。人見之。

如立水晶屏也。亦善書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

卽摧琴歛手。面發槓。乞畫蘭。亦止寫徐竹枝蘭草。

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瀟也。然一

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名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

來吳門。一時爭鬻。庫外屢恒滿。乃心厭市。意歸申

進士維久。維久卒。子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

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閩中良友。

苦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

年病死

范珣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
粉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
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槿枏老
樹遠山絕澗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
也。

顧文。字小文。琵琶顧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
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濩索。然意弗屑。不
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滅。故
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顧老賴以存活。不

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葺門圭竇、風月淒涼、屢
爲健兒、舍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
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
余居間營救、借往訪之、風鬢霧鬚、顛悴可憐、猶按
琴而鼓、彈別屬離鷺之曲、如猿吟鶉啼、不忍聞也、
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
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聯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
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賤其貧悴、將攜歸置別
室、突遘竒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
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

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休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
棋吟蕭度曲長面修容國仙表石華廣袖衣被燦
然後攜其妹曰熒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
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癘剗其半面
熒歸既利髮也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澀澀如春月柳澀澀如出
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
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談墮烟花爲恨思擇人
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

馳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關中郭
聖僕有二女。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聖僕歿。龍
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凡杖。諸玩好古
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
馬士英冊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鐵。構
黨煽權。搢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
而家居第。以龍友鄉。城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
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
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舟馬歸金陵。依家僕以
終。天年婉容有姝。曰媿。亦著名。又有小馬媿者。輒

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
陳公子公于暇之未久并奮其贈豫章陳伯殘生
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休態豐華既不纖妍人
稱爲顧大脚又謂之內屏風然其遺往不脛之韻
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
提步卒三千人抵轡汗山人斷谷往往敗北生降
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
願共宰亂後不知從何人以求或曰此一公侯子
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
蠟文藝粉。拍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
昭陽李太僕。太僕過福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
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
毫髮繆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
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
孟公高季式。接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
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

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損客出
入較戰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滿瘦輕佻臨風熟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
腰踟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

劉元齒亦不少而能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
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
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上耶元轉面曰名
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
韶合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

眉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治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芝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園余兒爾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晉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急俊婉轉調笑無双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香於粉壁貴陽龍友寫崇闌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山是香之名盛於

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
人惜限於地不敢與善院頤頤以余所見三月詣
姬并著迷香神疑之勝又何羨紅紅舉之台乎
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
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
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
當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曠之擁致棲霞山
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

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酒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玉、第一婉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恣欲置爲側室、曾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菴、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恚悞、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揣月赴任、寵尚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

廬州府知府鄧履祥死節。香君被擄，搜其家，得月
圓、其中寵壓一秦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
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于恒之，甘淡泊，怕
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殊滿幼，小好戲
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固公員，置後房，與寇
白門不合，作還秦准。

寇淵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年，十八
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
寇家多仕宦，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謗美，跌宕

風流能度曲。善書能相知。拓韻能吟詩。然唇舌不
能覓學士。八九時爲保國公。購夢所以金屋如李
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和。保國公生降。
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十金子保國贖身。匹馬無六
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簾幕。日與友人
驩客相往還。酒酣耳熟。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
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自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
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位臥病時。召所歡
韓生來。綢繆甚泣。欲酒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
手不忍別。至夜間。韓生在婢房笑。語當身起喚婢。

自箕狄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噬其肉痛
甚劇醫藥罔效遂死崇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
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百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
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祀
禮品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純苒浪子蕭麗詞
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
尊罍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如給
綵齊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韻吹春鶯年轉
難宋廣平鑄石心腸不能不為梅在作賦也一古
何滿人何以堪歸見黎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

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談豈容再談遂爾
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社法之士非黑風之飄墮
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
戒王右軍云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壽友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在俠傾以詩客好遊狹斜久住
山中投轄轟飲俾書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
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蕭
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
知名之士百有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

二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兩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筭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嫵臙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睒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

之好。公子官南韶府佐。魁來訪之。聞者拒日出襄
語。且詰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強之。署中歡好無
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
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
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每晨朝。則到
樓館。插瓶花。薰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栢。
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媿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
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
色片。一名張魁。不計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酒前
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帷。復至眉樓。曰。花面定

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極頭弄姿。持簫屢宿。
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
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贖之。厚予之金。使往
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
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一不可沾。唇飯非四
禮。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燄燭不
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
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
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求插
瓶花。熱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布。如曩時。

酒酣濁跋說青谿舊亭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
歌臺舞榭化爲瓦砾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
簫殘屋中一老姬啓戶出口此張魁官蕭聲也爲
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霽生監官陳則梁漳浦劉
逸仲焯皋冒解盟於肩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未
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楚國分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
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
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

邀。賓。魚。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
雪。夜。以。花。自。把。酒。酣。歌。綸。巾。鶴。瑩。真。神。仙。中。人。也。
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回。導。入。朝。愈。榮。顯。
矣。乙。酉。髮。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羣。姬。兩。散。一。身。
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
道。行。門。一。口。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討。償。若。干。受。杖。
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
駭。問。左。右。有。長。王。孫。者。隨。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
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縣。不。費。
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

有非欽崖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
君曉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
贈還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在礎以自活。吾觀南
史所記東晉宮妃膏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
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一生皆在飲罷騎入城。
紅。教。翠。袖。羅。馬。場。鞭。覩。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
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貧頭盧、朱維章扮
武大郎、肖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

山題三老圖詩未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
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
屐履佯任沉涵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塲畢掌大司
馬門鼓送試卷次浴樂於妓家高声自誦其文妓
皆稱快或時闌人梨園擢瑜上爲參軍鵲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
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相城有相
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
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

四座蓋復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
出人兵間，寧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
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
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
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
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
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閱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
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力大笑曰：「三郎
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

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楚川路同謝傳秋風團扇
寄興掃眉非沉淞烟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
餘韻云爾

索則採人奇文奇舉休皆奇嘗於書眉樓勸其早
脫風塵遠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
以驚弓之鳥處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急業文
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
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
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

回首矣。沈公憲以中戲壇長，同時推爲第一。王武
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搃持
柳耆，啣依稀，再見非如巨敬。遷李仙鶴也。

梁戶有妻有妾，助間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
語。人客強見之，一拒之外，翻身入簾也。繼後有舊
院大街，劉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
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都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
兄弟及姚翼侯、張鶴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曉
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漫惜，備受笞楚決
獄矣。三娘長身玉色，佻墮如雲，量供善歌飲，至百

縱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
蘭叢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
差傾家釀分曹角勝羸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
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
容亦吐鬢鬢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籍惟三娘
蹠然猶不眠尚挂樹也蘭蕙買其餘勇尚與翼侯
諸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
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
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十

金立書與楊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
吳人周如松受歌王荅堂四夢皆能妙其言節尤
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開黨阮大鍼欲納交於
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
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
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
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
間才子袁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未數云
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雨院無
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絲不耐好歌扇露霏并

飄。菖。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象。恨。明。妃。獨。
有。青。樓。舊。相。識。橫。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
踪。情。深。一。調。雷。雲。休。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
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覩。此。
可。以。盡。曲。中。之。憂。矣。悲。夫。以上紀
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
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
春。槩。巧。具。殺。杉。相。賽。名。盒。子。會。且。得。奇。品。爲。勝。
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

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譏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省鬧如沸，登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閨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散釘孩春滿藥豹。胎閒挾鯉冰脆，烏欖分搔。柳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輪無倒陪酒。星絲逞竹會心，歡哀鈔。裨金走清友，閑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怒人隔牆住。